



09962

李季重五品稿



文稿

碑文

重脩仙陀寺碑文

中鄉之南曰順陽萬山擁簇一水流分葱蒨互生宛
如化城在目迢迢古剎題以彌陀本唐人香嚴之遺
法僧本琮拓之其易名仙陀則李襲美比部先生得
古鍾于丹江鐵佛寺舊趾鑄接引如來像又初接引
閣取義金仙所以稱耳銅鍾竅識乃宋元祐間太平
興國寺物古文異跡埋沒已久一旦燦然而現不直
丹水有靈抑亦比部先生因果既證而此異應金輪
再出耶烏見銅鍾之瑞遜于優曇花耶好事者傳芬
播馥遠近檀越跂仙陀如西方比部先生修立法會
以聚必藹而又蓄積內典凡大藏具備三寶之觀止
矣總之為仙陀映發明珠秀玉相耀琳宮執余惟襲
美先生兼宰官居士二義功德利益既應且靈據其
所紀殆像法也像法之說釋典具悉乃未有如仙陀
之異者古鍾突出古文义而不湮且一鼓鑄雅有三

濟北李若訥李重甫著



異載在襲美先生記文中此所為像法超于合掌恭
設之粗如來其全現歟不獨現之五髻千眼耳惟宰
官居士可以演像法而暢之昔白居易晚而好禪建
香山妙刹素與元微之為法社中僑札至以微之遺
贄施與此寺庶幾二義比部公家近龍巢因以自號
與其兄黃谷居士逍遙方外共為兄弟法契時時結
蒲于仙陀而二義倍至酷似香山然彼尚需于知已
之雅龍巢則取足同室間耳又香山捐贄尚有芬華
氣而龍巢覓古鍾以庀度之禪心靈應得未曾有手
此一鍾勝微之百千贄物矣况香山僅僅畫彌陀幀
像而龍巢銷鍾以肖之三異至焉其空法妙合似更
不在金碧絢飾間哉乃然後知像法即性法也比部
先生所為證果者也遂為碑文如右而係之以偈
偈曰如來光明現禹劫金身一成永不滅宰官居士
俱此身像法似從彌陀說

重脩源泉北嶽廟碑文

萬曆乙卯工部郎馮公奉命綜易之山廠源泉潏然
北嶽祠焉顏于風雨三歎吉蠲僞工庀具光采以鮮

恭藩解大夫與余亦捐金備其役易士氓醜貫赴之
而割鷄不數月余實快瞻盛舉竊翼翼謂宜鐫石以
紀其事夫易水之流瀉滴為源泉北嶽截業於渾源
之境以峻以激若分曹異隸矣源泉之畔泮然而廟
祠之何居且嶽為鎮耳古無丹青之貌漢以後乃崇
以莊嚴郡國相燦唐宋至加之神號稽之姓名洞淵
潯滄與人鬼蒼蒿相似我明始芟除姓字之瑣譎第
還北嶽之稱而廟屹於曲陽祠官所奉灼有定區亦
無兩俎豆也恒山祠易水又祠不幾以嶽祀焜煌擬
於徼福之香火恐後世太乙總玄艷說洞天者將以
源泉為嚆矢是不然余以嶽鎮之言決其脩祠之善
既且鎮之即烏拘拘於曲陽易郡也以境畫鎮則北
嶽不過與諸山作礮礮於一疆邑供遊人役住衲子
錫曷足以列祠官之祀鎮之為義無彼無此朝家常
祀豈限吾黨以不廣祀耶故北嶽之祠於源泉疇昔
有深意而馮公更為修繕其雅頤惟嶽重如曰辦香
所祈饒有福利公且嗚嗚為腐鼠之談意不及此且
恒嶽取其常源泉亦取其常潯滄毓濬不減嶙峋勿

謂源源之烟水為小即以代恒嶽之玄泉演迤可也
俯仰世代山高水清寰瀛不朽轉見恒山之鎮於燕
冀乎如史傳所載恒山寺下得壁七十五七十三恒
山道士食蓬累為二三百歲人者皆可為源泉嶽祠
點綴奇勝吞吐秘靈烏今試撰其地攷其跡新其遺
異日將以壁圭蓬累再振太乙總玄之故事如往日
非徼福也馮公規鉅其功在嶽亦且不朽祠旁一片
石即韞為恒山寶符光焰可矣烏得不紀於是尾之
以歌

文三

歌曰嶽靈霄煜璇源屬上射昴星下汲玉祠宇穹窿

采醴續梁虹棟霧泉之曲使君齋被致嘉告水

有瀛藻蠲誠足後人瞻企頻結束千仞蒼蒼一

巒綠滄桑陵谷評脩促恒山廟貌光仍旭不綠

丹堊緣休躅但使精心通符籙

文

繡佛文

粵惟象教恢閎威容烜著丹青未肖其妙圓組織乃
工其殆庶有繡佛烏縮如螺而成髻索夾樹而現足
金面儼以針絕珠眉宛以鼓鑄繽紛玉毫之光燦眇
暱於指頤錯落金粟之影表髮髻於回互七處平滿
三身隱露此其骨慈雲以五色之采標慧日以一線
之工不獨約墨花於錦綺抑可擷菩提於紛叢尼珠
透指即色所以羅空聖果粵華有相所以蘊宗法蘭

六三

四

五

之圖繪未擷道子之穎楮斯窮繡佛有名乎惟彌勒
者獅吼於波羅祭斯之區海潮於迦維羅越之介石
并芻芻以揚光銀樹瓏瑤以受戒跡相空渺佛容難
組聲聞忽荒佛音難畫佛非口相偶以鉢食佛非手
相偶以錫挂大道不窒乎廣輪化身亦超乎塵界至
於涅槃滅度般若皈真魚魚比丘之衆煌煌有漏之
因扳獅座而不獲揣鉢衣而靡親望洋旃檀之海龍
火失像於涯津斬絕須彌之山金仙惑跡於鄂鄆矣
乃有淨域之宗工真人之國手寤寐輪王步趨象友

故抽十地於胸羅經諸天於理剖心為繡也代琉璃
以呈容援鸚鵡以為口枝為繡也縫綠乎字髮之懸
合襜纚乎衣縷之默授道為繡也天眼繡鹿翳救法
骨繡精華厚夫繡佛之奇因彌勒而就於是方外之
侶飲中之仙燃燈續日涉人慕天恥獨醒以終惑悅
諸有以都捐寶苾芻之所遺愛瓔珞之有綠致伊蒲
於座下庀香積於幢前呪鉢圖潏法水如泉瓣香鬱
律寶林生煙安見尺寸之紫金而不抵億萬之青蓮
耶安見五髻之一絲而不周八方之諸禪耶然則世
人藻績多端玄黃競纈芊策葱龍妙婧妮媿方之寶
相炫燿禪光皓潔幽人持頤而慕淨侶合掌而設足
以明有無之異趣徵迷悟之判轍且錦坊擎幌非六
法之匠心也繭館操練非五門之頂針也借彼綃縠
寓此祗林攬威儀而護珠靚色相而布金高其皎依
可佩可維皎依或倦雕組奇淫若綺語以相詡曾繡
佛以足欽乎

箴

稚箴

華髮半空童心未去怒如式蛙空則萍絮見影而驚
循聲自譽歲月已虛不穀不翥

惰箴

其狀張皇其志迴翔十年種木九年已荒疥肌思癢
癯腹靡忘身名將損借曰循墻

疑箴

鼠首不前狐行自惑似有沉心而無恒德鑑于流水

文三

四

七

忽丹忽墨吾將刃斬需為事賊

躁箴

積土成山必資層累蟹也無腸躁兮在跪終日因仍
一刻勃起邁凹凌坳庭階而止

妄箴

蹇無長技駕有遠心蝸名兩角甕算千金是想非想
豈曰能任其道若巫不鬼自侵

淺箴

啓吻皇皇如瓶而瀉薄滑淡注不滿其筭肺肝欲蔽

底裏已寫虎蒙羊文猶有也



又三

八

本末一節氣卷中並入箇中

贊

顏蠋贊

辭厥華腴以恬幽遐憑榮依厚僑而非家晚食當肉
緩步當車疇解斯理不減不加雲流水去世人目曰
脩姱

東方朔贊

豈必陸沉而在金馬侏儒競肥抑何其下身將隱矣
胡不之野阿毋桃熟三偷而赦聊與漢庭恢諧似以
天刑自借

丙曼容贊

以溟為河以官為飲以曼容為腹以六百為淦僂僂
循牆饘粥凜凜取其知止五百之廩貧中亦有差殊
比之五斗已甚

李長源贊

衣白近黃知樵守雌衡山偃仰下寮棲遲神仙資其
沈洋鄉相試其鬻縻周旋四帝得無素緇奉道一語
鴟夷子皮

白樂天贊

修詞若繡倭佛似蓬達者無縛善識俱空江州豈拙
香山豈工聖燈非象綺語亦窮知險而止借禪為通

蘇子瞻贊

萬斛之文三緘之口屢頭屢伸非狔非牝鬼滿一車
柳生左肘任其所擲悠悠何有曠觀無累以叅寥子
為友

誄

刑部主政李崧峇先生誄

萬曆辛亥比部郎李先生終於順陽之里享年踰七
先生楚國世家漢津名士少挾異質壯斐宏文目破
萬帙而鄉秀僅得其豹斑手披萬有而史蹟稍售其
璞抱一行為令三陟為郎陽穀宛平齊燕以節使而
治刑曹法署金矢以明恕而平其最著者京邑沮政
府之私函中貴瞿瞿三尺首郎甘謫籍之脫跡故鄉
寂寂一壑所居順陽依江尾岫藏書於樓脩詞於室
泰巖勁骨敷以藻腴湛盧剛腸暢以韞藉晚年益掩
闕而吐納積軸而撓披五嶽之截業汗簡成篇四部
之攢扞牙籤為紀詩賦苞孕晉唐事物絲緝白孔乃
飯心釋典合掌藥王雖封胡羯末熙人理於家型而
苦集戒道了空華於法界此先生所歸宿矣向者薄
遊梁楚獲侍杖屨既別二稔忽聞訃音絮炙之心生
芻之阻敢托管城以誄之其詞曰

宛之丹水涵泳順陽吐納靈氣玉粟蘭光中鄉李系
齊跡贊皇國華家譽莖美名郎先生欲焱振跡青箱

秀孝之選駿鬣千房斧藻天質籤滿縹囊湍生海紫
彩鳳月黃包穉濬發既裕乃童解袂脫綵帷掩八荒
筮仕潘花兗州茂宰清切徽絃芬縑蕙蒞移邑京兆
英名斯倍赤棒懸門霆生于轅權相居間中璫負罪
正色繩裁強項無悔畫省旋遷幙被寓宋以李肩薛
都官文采雲潑隄縻而珠百琲直絃不投德鳳幾殆
洒然拂袖襜褕靡加湍浙之畔逃雨而避坐卧萬卷
擷掇千葩殺青竟業採藻并獲大言彌宇小說測涯
白幙所稭約而更奢掩關叶轍惟蓄以姪是為肥遯

文二

四

十二

和雪匪誇笑屈苦吟唾宋悲嗟青山晚偃其美于家
庭有芝蘭八龍三鳳塤篔比音鏘鏘伯仲鶴髮拄笏
觀其羽肱崑圃多珍匠石為礲清比鴻儀淳還露甕
德星奏史珂里表衆望廬熄爭爰折以衣依牀虔拜
忘迎與送老為佛窟箭鋒直中得髓失皮七札俱洞
茅靡波頽疇德克先翁皎如雪不垢不前况藻且腴
卽文而研梅寒生豔筠晚滋鮮儀其素概紀潛能全
具三不朽琬琰可鐫谷神若濯道貌常妍名乃行符
德在斯傳嗚呼哀哉火宅熙攘芬華托處但慕翁榮

祝宗雕俎繫松有心匪玉而楮仕未殫材用吐為茹
不足有餘何鯉何鱖九陟不崇千秋矯擧莫涕山丘
斧封天杵畸人可稱旋于帝所嗚呼哀哉 士模中明

者勅曰大司寇寔父余師雖蟬惟蕙淮水之誓汝水

鍾後司寇當年開府三齊朝驅星宇又占宿奎師以

惟文齊士分題余方在配耳其風規司寇去矣家敦

國輝十檢不遠為國興隆不以論秀東人奮靈余方

在門一頌而錄德儀之為高都准令譽玉時

高都准令譽玉時

高都准令譽玉時

高都准令譽玉時

高都准令譽玉時

高都准令譽玉時

高都准令譽玉時

高都准令譽玉時

高都准令譽玉時

高都准令譽玉時

高都准令譽玉時

祭文

祭座師方伯趙紉蘭先生文

嗚呼師所託跡天中勝區師所濬發名家士模中朝
耆勛曰大司寇寔父余師貂蟬惟舊淮水之誓汝水
踵後司寇當年開府三齊朝驅星宇夕占宿奎師以
雄文齊士分題余方在齷耳其風規司寇去矣家聲
國牒十稔不遠名郎襲燁師以論秀東人奮篋余方
在門一顧而蹀睠彼之際畫省風高都官令譽玉唾
曹小人有父左掖翔翹黃門尚書朝下相遭師模
父執不以紹介臭若蘭蒹葭味同沆瀣一時光輝仰休
而拜既乃霧散出領皖城三載蹟異畿輔擁兵既臬
且藩徽首風行師也疆場余也草莽五上春官雲迷
蓋榜湘瑟無靈吹竿競賞餘孽及師亦拂衣往東山
之望共跂汝南區區一第官近林嵐將申伏謁以謝
夙慚倏而計至掩涕匪堪堂有太師白髮纏痛惟有
夫人黃鵠何控高才嗇年人理如夢所可慰者雖皆
為鳳不膝而箸乃縈而送師之不朽以定來茲悼念
知已嚴雪驚颺泰山截業良木屨屨今皆幻往疇可

依毗瑣瑣一令鹿鹿五斗欲報之德蕭為艾醜生雖
及惟沒不及輒絮多何人薤露空垂一詞千淚呼而
靡追屈兮九畹宋兮蕪之英風不逝以辨推雌

祭李少庄太史先生文

嘉隆之際宛鄧有人拍肩七子大雅絕塵曰為太史
播馥清真爰稽其先蟬聯七葉世著詞章高風靡躡
先生夙慧心胸齒頰竟體之蘭無芳不浹德器少成
才名三捷南宮射策東璧橫經嘗彼禁鬱陋此侯鯖
木天鈴閣燃藜之青當其流覽禹穴不局既謫風塵

文三

十五

琴書為侶稍遷郎署吟咏不阻金陵帝里號文章府
鍾山嘯眺金焦仰瀕恢詭瓌琦以藻以黼黔中學使
將廣其文冉燹之地麗茲風雲遽辭朝命循隴而耘
倘佯几杖浩淼見聞脈望生篋不律書裙萬言雋永
五字紛紜汪洋茂先和博競云清瑩摩詰韻語平分
擢乎金莖雕乎玉楮丹江白崖雲霞楚楚四十辭官
錢公豪舉七袞操觚杜陵吟苦甘文字為天刑謝光
陰于月戶鳳又睡而彩不消麟已獲而繡仍組晚有
二雛續家之譜沒有五車垂祖之武嗚呼先生文匠

不逐世筭自珍其瑟孔壁可呼深心曠覽禪悅醍醐
了悟因果綺語猶粗况茲榮利博而呼盧脩然至于
淨土詎復生死為徒攬遺編之不泯非芻狗以歛歔
其精秀而特達固士人所范模流風不遠金粟玄珠
滅矣失矣影響斯湏恨不整公生前之蘊而一詞涕
淚以空呼

祭劉母魏淑人文

稽諸內美無如令儀自彼華宗光此卮匱克贊夫德
大匠班倅名成片玉職謹如絲仙班華省封駁之司

文三

四

十六

疇其叶和琴瑟音熙稽諸母訓無如芳規自彼庭內
洒然式之克勗子業青箱在茲世登蓋榜人在鳳池
鏘然鈴閣廣樂聞斯疇其和凡熊胆味滋夫被以榮
錫天借厚翟衣生色牙衣錯繡相映于室褰綸如鞞
在筍在櫝以服以奏惟茲敵體鳳占叶繇子踵以休
貽光在後紫鳥銜書青鳥復授瑤池分波恩光無右
洗爵奉盥君寵如耐惟茲箸膝鶴年永茂母也既備
福德而康朝欽人瑞家有大方川至應祝月魄延光
俄烏晦没返于忽荒東岳頓轡南極相將翩翩而翥

已隔昊蒼人間悽愴尚以徬徨總帷風多薤露在堂
吊客成歎挽歌永憶揮翣雲飛絢為五色庭前慈行
板以頌德郭外哺鳥集而心惻純孝寧親歿亦不成
鬻此令聞彤管丹墨典型在闕休光及國人有死生
母也靡極若夫君子源流未測愧彼尋常缺足予翼
小子歎啓忝以通家夙偕哲嗣僑札無加桃李同籍
朱陳孔嘉曰友曰戚玉與薰葭登堂而拜指囿而誇
懽然莫逆誰鳳誰鴉以茲分痛涕淚思遐以茲追念
福祉脩姘小人有父終天悼嗟繁友有母復感零華
執紼而往風木紛拏縱然沒寧生者天涯哀余絮矣

奠挽雲車

祭劉祝陽太史文

岱門鬱竒祝阿分秀英英哲人托祥華胄既衍璇源
復隆天授若穎夙慧芬干容臭弱冠鄉書鹿鳴譽茂
壯齡射策上林春透中秘萬卷資其青鏤一時筍班
無出公右遂拔詞垣以藻以繡雅抱清真文心淵富
金莖之濯玉露為漱萬年枝頭其芳可嗅士流傾服
推以領袖公卿改容羽儀並造咸曰斯人勛名可就

出其緒餘詞苑為珍千言泣鬼五字若神絀彼纖麗
發以剴醇操觚之子瞠乎後塵乃從賜沐曠覽無垠
籃輿木屐思周廣輪揮斤握塵手握洪鈞詎其屑屑
筆札喉唇性耽玄理吐納清淳劑以水火藥鼎皆春
冲然沆瀣湛于靈津蓬瀛仙骨不與凡隣以茲偃仰
慵返翔麟中外趨之徙跂絲綸夷猶庭內蘭玉相親
挹其人理用薄朝紳去年倚廬脫然純孝過公之居
霜飛剡棹執手泣別清神頽貌慰其溢米勉以普淖
南來蕭索時雇惠教畫虎季良不顧相效倏有惡音
驚如棟橈潰文銜炳失睹其豹屈指暮年僅一新爆
聲咳數語如夢如覺天上衡剖人間銖較高才無年
群情若礫嗚呼疇昔與公締交鵲湖鵠袍未遇璞袍
將孤既而同薦聯轡天衢公也鈴閣余乃泥塗朱陳
之結未改喁于詎期一別九原靡呼生乃樗朽碎者
珊瑚玄脩若公奚為遽徂芙蓉城上宛挹玉壺公其
未已而我泣濡庭前三秀以掇家珠

文稿

濟北李若訥季重甫著

啟

唐藩殿下年啟

伏以朱邸風和東陸與玉繩俱朗青旂日麗南天將
羽蓋同春加額蕃珪齋心獻栢恭惟殿下宗英麟趾
帝胃龍駒賜履光自先朝象賢帶礪畫簾殿于今日
為善珪璋如綸緡褒德之絲維翰貞懿親之幹胸為
江漢茹千頃以汪洋口頌芟秦叶二南而節奏飄光

文三

四

風于宇下赤社需雲收滿月于環中白茅裛露熙辰
肇歲淑氣回暄春容白水之陽鬱葱一派秀特紫山
之上綿亘千峯筵醴温醇揖儒風于函丈春華採掇
萃文苑于大方淮南之青桂正滋鄴下之綠池斯渙
其官當宛鄧才愧應劉瞻紫鳳之銜書璇源斯被此
青鸞之為使銀漢可通羈牧牛羊靡伸長跼竊傾葵
藿祇托短箋非燦爛以玄黃乃滌涓以蒹藻聊同桃
梗消氛霧于邸中因仰棣屏切光輝于堦上伏乞後
星朗照胥下吏以光明若木葱青遍南隅而蔭庇身

非鰲負心有環銜

上少宗伯座師孫淇隩先生啟

伏以雲簇容臺文燦丹青之色風生詞苑名鏘玉署
之音本自蓬瀛遠仍壺嶠登龍競仰附鳳虛勤恭惟
師台秀毓毗陵貯三江以揚派文光斗野披九嶺以
屹標衡玉為魁鼎金作鉉百花占豔梅並已咀其蕊
五鳳齊鸞鸞文更苞其采簪筆廿年久侍闈班一歲
重遷纔出宮端旋登常伯先佐春卿之重接踵夷夔
寵兼禁苑之華連翩燕許宣麻南省并增常袞之新
恩棟相中臺必過韋純之故事雅嫺經濟倍矢忠清
消時才蠻觸之爭全資玉尺酌輿論淄渑之異兩藉
冰壺五禮星羅晁賈屈瓜分之策群才麇集歐蘇無
鉢授之媯築舍夷猶指麾頓定拔山根蒂洒脫全捐
海內欣以得人朝端肅其正己某辰稱門籍一麾久
涵風塵仰止宮墻丹命僅知鱣粥聊托申于側理或
未減于長鬚願此區區總因耿耿風味多慚沆瀣聲
音少附于喁伏乞大厦千間斧斲不遺于木屑上林
全樹吹噓相借于枝頭感恩在一顧之監車矢報即

再生之飛雀

文三



奉李黃谷太史先生

自承函丈之教殊快夙心每一及門便既至論盃茗之頃了辨千古大抵宗佛氏法浸浸以身印証其所云文章之道由博入妙由妙入玄者亦千古未發之髓也但不肖非慧可流耳頃抵鄖中往返江山之內得詩數首錄以奉上小兒號啞不足聽願勿效止兒啼者但以甘物與之也亦聽其啼而已此即佛氏指也又昨聞隆意將于明藝圃集中刻不肖詩數首更乞勿易且世人易于結撰亦易于鐫勒不肖踈僻之步頗知其難矣故以鄖中之句就正

寄李賓客比部先生

頃過順陽挑燈執苦珠玉之論落卮成香落盤成甘別後挹之嚼之三日不去鼻吻且席間梗概大要以歷下瑯琊未可尸祝而瑯琊才力學韞實不可及得此齒頰足為矮人奮其身手矣又出錢仲舉楊花詩見示讀之一過三十篇如三十樹珊瑚也自愧黔婁豈能與石季倫鬪正亦無可碎者耳既而自鄖還江

舟夜宿詩思枝癢急起秉燭書之亦得三十首黔婁
裋褐屢見其肘敬以呈上竟非敢比于珊瑚碎屑也
上大理高東溟年伯

恭惟望以覆甌仁以肺石用天下之任而成聖人之
清疇不謂棘卿有威鳳楓陛有柱礎也通家至誼過
庭夙聞尤不啻耿耿相于斗南珍韓荆于萬戶矣曩
者一行作吏進謁數言蓋咨嗟于長民之官寧慎勿
恣既違以來奉為模範浮圖合尖固仗慧日而一偈
接引亦屬慈航但未能推以利益貧珪或失智珠不
獲耳鹿鹿三載已及滿考翹跂五雲心感三台肅具
箋械薦之溘藻倘茹以江海宥以覆載下情不勝感
戢之至

奉答座師方伯吳霞城先生

自受伯樂之知荏苒廿載驥化為牛虛叨棧豆且自
戊子拜違灤水南北東西不相值僅僅于甲辰計偕
得從燕市暫立門雪嗣後旌麾南去京兆俄遷旋而
東山不出武夷山水之間將復舟以遍而宛南五斗
之人無自侍杖屨矣憶甲辰曾託同年林君一寄說

訊諒未作洪喬浮沉也忽有吳山人者報自閩至奉
師手書累瀕澌叙致寒暄一洪喬去一洪喬歸似
可印證良慰矣牘中獎借殊多豈以見卯之時已諳
晨夜乎不知擊而試飛則有舍巢墜地其所望于哺
而將之者倍也乃讀竟知尚平婚嫁已竟用釋萬里
懸懸但恐蒼生慕切山靈或不能留耳吳山人相見
饋以閩中荔枝乾與之對而噉之悅與吾師共盆椀
也山人旋資以不腆更肅械而復座下荔枝風致宛
然料山人能叙述所以相遇相憶者也無任悚惕之
至

奉座師趙太史嶼陽先生

登籍以來所受吾師之陶鑄易泥沙而器之收鑿屑
而材之非第桃李比也桃李自佳特需栽植沙鑿龐
雜大費鑄人者苦心耳區區一令已及四載罪過之
積掬宛漢之水洗之不盡然譬如為人家賃傭者驗
券且滿則思改券他徙傭人常也今令而四載亦改
券他徙時也近日朝廷徵選一事每至愆期况門生
孱鈍之質何敢異異舉二親衰白心怵風木稍遷盡

省為快茲欲走一力長安中倚吾師一致九鼎矣早
州縣勞人又以短才為之倘早脫苦海而吾師即接
引佛也臨啓無任翹祝之至

寄公孝與太史

丙午一別颯然如雨憶其地在宛城之白水紫山憶
其程在足下以匡廬在不肖弟以浙水憶其時江上
梅熟山下榴吐也今遂屈指七年矣客歲遠使賜書
損貶戚然慰弟于倚廬時彼即欲走蒼頭問仁兄起
居何狀近况何似以山中比歲大侵日夕拮据匕箸

文三

廣

七

間竟失訛訊但每晨屋簷下視室上空曠慶雲天浩
渺應以吾兄在其下也今冬初服闋北上晤沂陽楊
公彥兄于客邸知兄近善病去歲病更甚為之驚心
而居然脩阻柰何既補官旋里乃以小絨侑之一毛
拜使而遣之弟當老于鼠壤蛩壁而以老母垂白必
需一轉官以奉目前顏色仁兄父于東山不返鈴閣
則恐其太果耳弟無江州之才而有其遭無馮衍之
義而有其謗仁兄更何以教之如不可教則鼠壤蛩

壁固未荒蕪也

荅沈湛源比部

宛鄧聚首日覲典型不肖區區之誠儀我公以山以
斗竊謂海瓊山丘太宰中朝正氣于茲昂足也由今
屈指固南國一時矣苦塊以來聞我公翱翔白雲之
署且奉命讞獄東土而尚未走尺書于左右然此心
每食猶在宛鄧方城也頃者台旌將至故邑先以書
幣既至而慰問有加不肖獲以坎軻之身素冠麻屨
進候戟下別去未久復屢遠翰意氣溫盎筆楮若溢
門下將用海岱為宛鄧而不肖亦幾忘此身在海岱
間矣承惠詩集鴻裁大響小巫氣盡而又讀論時事
二疏疑角我冠含香吐奏自是沈先生丈夫本色昔
人如宋伯剛鐵心石腸仍解作梅花賦語乃知氣誼
詞童譬之蓓蕾穎粟灼然相映讀太公行概潛德所
撫又知我公譽業冠絕濬于星源第不肖不文無能
頌揚耳海內自有煥發之伴旋肅裁以復未知何時
再覲併面頡䟽詩中未了義且請太公遺美未宣者

也

與劉祝陽太史

客歲一晤值兄丈有鼓盆之戚黯然不盡歸而日鼓
祝阿之闔也弟失意之餘仕宦顯榮既成絕想家計
寥落幾于無以為生分宜杜門謝客安其貧子賤子
之陋乃不時追隨人事以七尺徇世面孔者自揣才
力不能進而與高才宏雋分道青雲又無雲子風實
白日羽翰之術將何稅駕則徇世面孔固以了吾七
尺綠耳仁兄精心道家之玄將無笑其支離耶以歲
頻荒先君子尚未能厝葬今業卜封地將戒日舉事
而行狀未成使沒者之休先不揚懼為大罪乃知先
人者無如仁兄仁兄辭之將何控也謹再頓首以請
况仁兄房杜燕許一身而四矣且夢如椽而辭小文
裁製乎不腆用將豈敢附于皇甫之絹然仁兄一字
即蜀錦吳綾不足為潤而貧子則大繒亦可仁兄之
文以心許矣

荅彭嵩螺侍御公

庚戌公車之役暫寄都門遠蒙大貺為行者珠桂資
此豈小吏所得耶既而即脩尺書將馳維揚間候旌
幢下而旋戚然苦塊坐違此心方自以髮數罪乃使

者忽責大札加以華奠而更念得罪之由壹壹不置
又罪人不敢望者竊念不肖空腸短識積過多端自
反方寸惟有刻責臺下所謂骨勁心赤不肖實不敢
當而得罪似亦以此臺下之言將盤礴而盡者耶不
肖既遭坎坷又值先人大故生計荒涼家四壁立而
子女復殤只有周歲一兒老母衰白慘髓無措此不
肖一段苦情如瘡食孽自稔不自吐臺下愛我固不
俟詞竟而憐之乎札中以千秋立言屬之不肖自惟
于文字實無所解而高明諄摯若以此物每每見知
者亦臺下大造之中為寸草顏色而寸草固無質態
可稱然不肖人也猶知大造恩耳使旋百頃不腆用
申無任悚息之至

荅王季木進士

日者是下北上過不肖之廬盃酒聲咳不厭輻輳門
有故人座有佳客言有至理三美且為至今盈丈之
室尚如燦花良非虛語頃者未有一力入都脩緘奉
訊忽使者寄仁兄函至情詞殷厚又何相念之速也
大札縷縷時世之態似甚厭其氛者但風會所波至

是亦自不得相與于無相與不肖弟已矣吾兄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唐李揆為人門第一天下謂其不盡用願兄以王勝李也扇頭詩新奇刻峭一變近日蹈襲聲吻裒然名家袁中郎未是俊物愧不肖不足當之耳不肖支離汗漫已無仕宦心來札謂他日改部之說恐亦無此例且非朽人望者也或冬間以服闋入都候補聚首旬月慰向來饑渴則可耳非父將走書候足下于邾茲不既言

奉座師趙嶼陽先生

頃者吾師應召北上通出厭次廣川之間意過敝邑得以侍函丈久而渺然既乃知車馬自涉上去門生失于偵探坐缺鄙忱焉聞涕上消息早且當策蹇從明湖鮑山之上睹瓊玉即不然亦必遣長鬚蒲伏為師洒道前驅也嗣乃計吾師旌幢到五雲下滿擬嵩人楫賀而以家人有病者拮据藥餌復為稽緩茲閱邸報知師主文南畿想見桃李之蹊使人借色且恐二水三山王程如駛謹走一介行李將以不腆用候閣下并償向來缺欠先大夫擬于逼冬厝葬石言

未具傲大匠一揮斤斧不朽之榮豈喙能寫跼能謝
耶師之如掾不可以小文煩裁製先人遺行得此光
揚或俯而就之其恩不啻當日拔微才于風埃也貽
生者以見在名貽死者以身後名師之陶鑄廣耶冬
間葬事竣當入都候補南北踪跡料不相值思之悵
然惟有加餐一祝而已

荅公孝與太史

自抵宋州曾以夏初附任兄尺一致寒暄座下未見
回音用以懸竚入秋方欲走使東蒙候仁兄忽來遠
訊佐以腆儀對使惶愧不可言喻自惟風塵小吏置
在閑曹似暇日儘足遣問而亦以曹閒宦冷使者時
屈資斧竟遲時月且邇來宋郡缺員每每代理又在
閑而冗疆邑之役東西南北日夕在途又在閑而瘁
然則弟之疏節弟亦能自理矣詢使者知兄清恙就
平倘佯滎山汶水之介使人恨不翼而去及讀札中
遂歎乞休不出君平棄世世未棄君平將乘槎滄石
者就是下問之今日非掩簾閉肆時耳前承諭致兄
意沈相國弟一至即已致之矣相國極道兄才品兄

詎果于泉石耶料徵入在即弟當勸駕弟倘春間得
仗庭晉一官定取道蒙山一遂傾吐消七八年紆縷
之况耳不盡

與楊茂仁文學

鵲湖一別居諸迅駛屈指已二十四年東西南北不
相值也曩者薄遊宛西曾通尺一足下嗣後杳然客
歲家居偶以濟南之行不知仁兄正到濟南文戰既
還家始得其狀坐失良晤于跬武而且以還家得狀
遲併尺一亦未端遣也夫以二十四年之別七年之
不通訊訊而乃齟齬如此耶昔之少壯今成衰老倘
一相見感愴必多固不若忽漫相失付之夢幻而已
南來拙宦倍覺乖睽恨不以九曲黃河縮作昔日鵲
湖一曲入冬東蒙公太史書至思沂汶相隣將付之
竿櫓往吾儕踪跡浮沉如許况一郵筒能保沂汶無
虞耶欲竭力致之而道路在千里外每計不就偶有
商丘驛官便遂作一棧奉記室驛官莒人也真折梅
寄遠片心泠泠如雪相照矣

與楊公彥孝廉

客歲以補官入都值仁兄公車之期逆旅斗酒殷勤
相勞未幾別去衝雪東還旋而南宦宋州一丞落落
自謂弟之坎坷如此乃吾仁兄卞玉復不見售何也
公車報罷正與佐郡日相值同病之憐千里握手昔
人笑啼俱不敢今日笑啼俱不能彼束于人吾束于
心耳入冬聞兄以候選回曾道敝邑而弟以薄遊不
獲一晤豈天靳吾曹遭逢併靳吾曹邂逅也乃又不
能不悲窮途無可覲者惟情可自由故縷縷以寄足
下諒驛使不致浮沉耳

文三
峇沈湛源比部

犁丘奉違光霽旋以一官之故南北驅馳已于冬盡
履任矣方圖走尺素都門候座下以申種種而席未
暇暖需以時日乃千里大札逐晨風至矣翁丈願弟
勿薄丞昔人有不朽丞丞不負人不肖佩之但恐不
肖之才易朽也札中有吹噓于沈相國意相國歸然
典刑斯邦斗杓不肖倘不足道耳翁丈旌旆且入長
安時局紛紜如蠻與觸侯大君子一言為狂瀾柱也
枚卜未定非小吏所與聞歸德公自當還之揆席諒

不俟錦紗籠作清時紹介翁丈以公論推轂所撐柱
尤宏耶匆匆不盡惟有遡歧

奉答新吾少司寇呂先生

中秋曾肅尺幅于台座嗣後疆邑之役日夕匆冗未
有一介以布三薰乃台臺惠之使命加以腆程禁鬻
侯鯖或可方倫也况雅愛融融念及慈闈小人有母
嘗翁之賜其為通家至誼可以筆舌罄哉謹用九頓
載之方今枚卜正需時局漸易而吾師回天風力浴
日經綸金甌一覆玉鼎可調其元祐之熙平建中靖
國之猶豫相似而大乖今日固有帷幄勝籌矣區區
小吏無關理亂欣欣為勸駕之說如此若循分繫桑
惟知推食以結草而已惶悚無任

與內鄉易明府

恭惟門下循聲卓譽不翼而飛拭目鷓行光藉無任
去歲里居遠荷翰貺迄今泠泠佩之叨宦宋州復爾
比隣方擬一函以布乃翰貺再寵斐郁倍至門下之
施不已而報者未副不肖弟始如必芻之受檀越也
中鄉弟舊遊地當日曾與李少庄太史先生為忘年

契太史身後二孤孱弱當時極意左右之既返家是
今五年所矣太史之孤若在席榻幸有來鴻之便敢
致意賢使君一推响沫則為德于人何必自我裁不
肖鄙心抑自附延陵之劍不覺刺刺惟門下注之

寄劉范董侍御公

恭惟臺下直聲凜于神羊大疏炳于繡虎海內儀之
桑梓信之不肖下走何幸遂識荆于生平而屢倒屣
于聲咳耶補官入都得此知遇宋州一丞頓為增價
竊自念罪過之人動輒招咎惴惴以溝中之斷不可
附尾末之焦乃臺下雅躬動渠似將湔其疵類耀于
光明者此亦福德圓滿不遺草木或以草木之性原
無他紆曲也歸而自謂大造之中故有好施者如此
南行尺寸不忘良非虛語黃歷城人便蕭布片私倘
塵記室則天涯坎坷之人依然宇下寒暑也

答彭伯允茂才

頃者足下別我宋州而去曾為一函端致併附拙詠
周見近况乃值足下金陵之行使者以次公尺一返
屈指金陵之程往返可月餘其返也或取道宋州叙

述江山之勝慰我薄宦而忽手翰至已自金陵返且
往返不止月餘為濕所病矣豈江山之勝妬人濟勝
耶所示遊金陵記文歷歷道所至嵐湧波流花香草
秀冠裳壯麗粉黛拂拭無不撫入颯颯一幅生綃圖
也而又謂往返不見一達官貴人曠韻道上兩腋風
舉繪者不能得其神足下雄快執宋州俗吏當為愧
死但記中云金陵匆匆即李本寧焦弱侯二先生素
識荆者亦未一刺又似此行一缺欠耳五言排律幾
千言個儻大觀讀之色飛而以推獎太過不敢當茲
大美足下得勿明珠暗投也不肖近日宦况冷而又
在閑曹乃飯心禪宗甚切幾欲棄文字焚筆硯以從
之然自惟此念即非佛到金陵不必見李焦二先生
乃真佛諦矣足下之詩不敢當足下之文啓予矣

答楊晉菴給事年伯

頃者不腆之候用申下忱萬分之一方愧爰爰乃鼎
翰隆儀交燦也小子何知叨此注厚惟台臺亮節鴻
猷羽儀海內不肖幸官茲土竊隣壁之光以為映朗
倘垂教一二俾奉司南以無蹉跌真屬離之德也札

中惓惓恨不提之青雲自慚多愆有屋湔浣勿亦通
家之愛曲賜提攜亦不頌其非類耳所賜山居功課
盥手讀之聖學醍醐挹取至味近日東林無此結撰
矣宋州書院多士雲集將敦請大君子移玉以光文
獻執牛耳也近日東林初且無此萃聚台臺其有意
耶頃首頃首

荅馬茂父茂才

歲忽晚矣訖訊不常遡以瓊樹每切臨風忽接手翰
知有璋吉無任忻躍蘭芽玉筍若在眉睫今日懸弧
他日克閭深為寒家毗藉敬致小物以侑湯餅賢契
萬里之羽蓄成五色鳳覽千仞日夕拭目為望不肖
悠悠薄宦又及一年囊溢頽頽苦海不脫聞故園環
堵種種頽圯夢魂彷彿不覺詫歎作嚙便欲兩翼飛
迴而醒乃手板在牀胥隸以公牒迫矣薄宦之苦人
如此何日一相傾吐耶

與彭伯乂

前者足下以九日之句見示便欲裁荅以不虛來美
乃奔走之役遂來煩人齏臺籓司總院連翩而至冠

蓋不絕日夜輪蹄之間無一時可理吟詠自考城歸
郡大夫命試士俛仰稍暇乃成五言二篇端人致之
殊無工語先自失笑然碌碌一官椰榆相踵不工于
身詎工于口乎聊以見天涯羈束良朋于喁雖不及
霜中賡以菊馥猶庶幾雪中寄以梅素工不工速不
速又勿論也兄以為何如

答邢仔于民部

從棄棹之末仰跂荊州不帝萬戶前歲入都足及龍
門未獲一御為歎然於縉紳長者盃酒間餽聞高雅
則併其神情而得之矣年來流寓下寮偶以天幸叨
同粉署而旌麾先發兩不值方隆思時大翰飛來侑
以腆贖較往日餽聞者倍餽也威鳳祥麟燁然潯陽
之境當為近日關梁一洗玉壺安得既所聞又所見
耶望風長跼不審溝中之斷尚可借之藻矜否也臨
啟諄懃無任別有微物涖慙報瓊

寄張南陽殺齋

惟繡幃宛穰洒以隨車之雨藉茲澆潤旋入為霖其
忻慰可勝道哉部下之順陽不肖弟舊遊焉得大君

子師帥之作福一路視不肖徼福一邑百倍也計程
到日但恨不能奮翼于紫山白水上以續昔遊倘可
分誨後車俾得周旋不失在此猶在彼且長安踈僻
糜大官錢豈如封疆之役可策功名闕下其謂之何
不腆脩候自附于梅花之信屈指秋至千乞自王

東王帶如大理

禁中舉削杖一面連日遂不復見咫尺河山昨承佳
句日來屬和數語以室人病埋頭藥餌尚未暇錄宋
先之詩奉上此君工警絕人温李二家未是俊物兄
以為何如近作乞示數帙以洗我雙眼之添顯并之

再東帶如

早間晤領高談以豁沉錮歸來棟和韻二首錄呈郢

削佳作幸盡以示我使得縱觀武庫耳長安甚大李

生似不容其十趾何也正李昌符衆裏嫌身耶旬月

可得東返明春不可來則不來曹即郡守任人擲與

或得策蹇過長白晤季木以消梅渴當不復更較酸

甘也况其謂何

東宋先之民部

昨攜大稿歸向微風細讀不覺巖境甘美溢常種種
新致唐宮中有白蜜數斛即懶隨不足珍也乞賜扇
頭一篇以障隔京塵凌霞透月耳少司徒旬日山陵
休衙免器兀兀對病侶旦夕決意東返故園雖乏水
比燕中猶以斗敵升也兄得無咲而恠之

答公賓王叅戎

向者苦塊里居承遠翰賁至加以華真伊時草草奉
復將得當以酬也荏苒至今自謂罪劇偶以宋州司
馬叨移計曹而翰貺復至感激無措北望幾于涕零
竊謂君家太史不減微之不肖頗似江州足下尺一
殷勤倘亦殘燈焰影之情耶通家契闊惟有鴻知而
已聊草一槭奉答別具非瓊或託報李塞上劔名日
茂鵠印如斗不將令書生匿去耶羨羨旋圖尚訊茲
不既言

答劉鹿邑

大貺本不敢冒重違雅愛敬載之燕中無長物聊以
蘭戎奉鄙意非可云報也拙句詎當煩門下災木昨
瀕行以台諭鄭重遂留其草復承注念歆竟鐫刻不

腆之言當為生色至于長安中求一玄晏序文不肖
恐非左太冲十稔之構耳弟將益懼也門下卓蹟冠
中州頌者直指過敵邑不肖極其推重直指絕見欣
往敬附聞近日毫末多妖人且福即賜田未結局
此正門下刃遊之餘不獲共拮据而徒袖手老省署
幾如倉中鼠穢望風自怍但乞指示之幸甚

寄馬李張諸先生

頃者瀕行郊關賜祖能使齋馘子生色迄今冷冷感
佩也抵京百冗逐逐謁人幾以身作蠟毛燕中珠桂
焦勞而橐澁無可充紵縞幾以身作枯魚惡况如此
曷足道于明公前耶家僮旋里尺一展謝惠而不見
鴻鯉差親無任延佇當有再啟

報太谷賈四塞

戊春客京即愿仁兄昕夕于蕭寺懽然握手旋不肖
弟以奔喪去里居值騶從過又以他不相晤遂爾參
商至今側聞譽望如鷓如虬良慰渴思弟多愆多蹇
大負明公乃思恨并耳忽接翰貺宛如縮地而語至
聞老伯母之變則驚起寒吹妻驚兒哭不減元白也

乞自節自玉不肖愚劣無似竟非長安客旦夕東
齊野中擁鋤把犁而已結狀如命諸不能悉候之絮
炙之得詩扇二握略見遠心

寄王季木

春間一別忽已逾夏而秋念我仁兄呼蟹胥佐歡伯
夷猶長白之下弟匏係燕中恨不縮地日夕與先之
帶如二丈遙望旃然之水遠為飛鴻近為梁月耳吾
儕勿作時眼亦勿作古眼宦情甚惡前脩不易以弟
自忖將來當何所度置乎惟圖東返訪仁兄烟水岫
麓間以舟以履此則可必者也然就世局料度兄公
論亦自明其但靜俟之弟亦未免饒舌矣偶任兄遠
來京將之桓邑謁足下浼弟紹介敬以尺一達記室
立字仁兄併乞致之楮短咏短第知我心耳

與公孝與太史

春初滿擬過兄里中握手傾吐以補七八年缺欠而
以弟婦病甚途間日問醫藥恐迂道更苦是以違心
非敢負約且吾儕青松比約而難一過從耶昔人興
至而訪興盡而返在剡溪曠達則可非所語今日蒙

山汶水之雅也途次遇敬與兄以匆匆甚未付一字
報此委曲抵京應酬冗遂稽一介之使到今每過甲
辰聚首之地低回舊雨令人魂消數年以來變換爾
爾寧減滄桑耶世路甚艱時俗甚異弟中才多罪蹉
跎一省卽官珠桂關心荆棘置念旦夕有却走去耳
晤劉青岳詢仁兄行藏大指弟茫然無以應却箇如
便可以近况相示尺一不彈惟有瞻溯

與公敬與中舍

數年離索乃有祝阿之遇匆匆不及深談遂爾別去

文三

二四

兄向青齊弟之燕冀正少陵所謂忽漫相逢是別筵
耳抵京初甚冗未獲尺一奉左右叙其款款然梁月
塞鴻見所見聞所聞不知得側理若干方可拓寫淋
漓也弟偃蹇江州偶得東省諒非名卽且少宦趣碌
碌長安日以珠桂縈心如此舉止可鞭而前耶惟齋
中有兄落花雁字一卷泠泠天韻足解兀兀客心耳
兄小東卜築瀟洒非人世喧逐近日應多佳况幸示
近作以驅我俗癖也種種不盡惟有韞結何日得如
祝阿時耶

答年別駕振華

春仲東還愿伴河上賜之以贐嗣于里中遣一介寸
芹未蒙茹納投栳報李謂何抵京碌碌計曹回恩向
來宋州傾吐都付之流雲聚泡第見京塵如許沒沒
面孔間耳忽接翰札宛然覲於几席幾以燕作宋重
之朱提旅邸暄益燕宋都忘至於散吏梅闕病隅相
對亦愿注念及之綿袍之厚踰于分金矣使旋肅此
代叩大河千里握手何時惟有白玉為祝

答丘存峯明府

春仲驪駒溪感祖餞之雅且華贐良腆使遊子得以
裹糧迄今泠泠盟之肺附未有寸片將謝而翰貺復
及宦即温然本不敢再曷弟載之以志明德讀藩封
供億議備悉石畫碧翁遼遠以補以回非大君子其
疇能之向者已睹先算今竟完局臺下固仙手不肖
悔不柯爛方回也長安碌碌如道旁蘭草即染蘭而
不芳旦夕計國香入矣俾得襲其餘馥溪幸乃不日
東歸且有倉庾之役何時握手君子之室耶南望現
絕當圖嵩侯

報中丞公祖錢繼翁

台臺名世偉人建牙東海法曜福星燁然並烺蓋聞
下車伊始而兵奮戍已食消庾癸也區區一廛之民
惟有飲濯高厚一命之吏惟有延跂典刑而已方別
走蒼頭略表丹款乃台札再及昇儀侑之不知祭戟
崇嚴何以念周瑣尾如此當由未曦炳曉與溥生光
也碌碌計曹樸心拙質或不敢自為嬉玩而襪線已
窮鼯技莫展顧思尺鮒之桔据尚知泥首神龍之變
化寧不澡心何得樞衣函丈聆命大方執謹勒短箋
慚無長喙不腆之虔另托崙郵無任感悚之至

寄王時山民部

頃者拜違光範暫圖省覲旋抵易水視事自惟庸淺
叨茲倉庾受命以來心切飲冰其所冀司南指示者
殆式玉也易鎮連年餉每愆期庚癸之呼幾求盃井
方今冬索春餐良足深懼不肖蓋不止飲冰且甘荼
矣已別具一揭于部堂而臺下回天全力向之式玉
更求玉斧決之今崙官領餉待命銀庫乞鼎言曲成
便是成風之斤蓋為三軍挾纊寧獨不肖一身脫針

毡也懇切之詞殆非顓殫別具寸芹希惟雅納

答孫顓陽兵部

欽盛名如荊州之藐萬戶徼天幸獲附孔李通家又
徼天幸獲為易水薄遊頃過鳴珂之里遂挹光儀風
心暢滿頃刻數語珠玉霏霏一洗凡骨別來日逝玄
風尚未走短札兀兀塵中夢想俱俗忽接大翰又宛
然珠霏時也多儀寵賁絢于雲霞大集俯賜司南不
戒鈞天廣樂不肖鄙人何以得之勒附謝私恨蕭蕭
亭下不得時聆興公金石聲臨楮遙跋無限容續端
尺一之申

寄張華東給諫公

台臺岳峙川渟龍翔豹別掖垣丰采秉衡國是海內
讀其疏服其識信其造福昔人以回天今且以補天
也暫披蓼莪之篇便覺朝宇如虛惟顓節哀自玉不
肖無似偶展陶甄辟之洪爐之中亦有瓦礫總更沙
汰不棄後塵而不肖則尤沙汰之倖耳頃者途次拜
輶車嗣後切絮炙而輒為脩阻奪之敬勒短箋將以
薄奠報環之素但願作三公不遺鳥雀至于挽時艱

定衆論弟有受其默庇非能贊一詞也臨啓無任惶
悚之至

與王子貞柱史

拜違光儀已及八稔卿月之思恍然屋梁蓋指不勝
屈也竊惟臺下豸驄凜凜賜沐長白之陽愈益崇峻
方今時局紛紜正需大君子剖其畛域不審何日還
班海內望之更甚于不肖弟望之也弟倉碌碌又
坎坷餘生不用之鼠窮五技不及虎之一毛臺下素
愛區區有所指示或不恡耶小札將憫加以微具乞
昭而存之臨風韞結

與王季木

春盡犁丘之晤竟夕傾吐愉快至今耿耿方寸也仁
兄牛耳詞盟鳳覽人倫非不肖弟可望不肖弟濫易
州之役軍國空乏無一籌可効深愧深懼乃筆研之
事頗不能忘亦借以破除浮生代彼博奕云耳非曰
能之茲欲小有鐫刻卒業當乞玄晏先生為重兄忍
拒否易水咫尺長安交知窈窕疇與相傾者荆軻里
中恨少軻其人隆情切仰總付一槭一毛進于我知

已前而已有懷不既但感雨雪

與王銓部葱岳

都門極荷提攜瀕行未獲拜別為恨冬初抵易聞仁
兄水衝再晉水鏡彌高又聞鳳毛毓于珂里燕尚稽
脩候者以銓政方殷且弟初試頗冗耳茲歲籥將新
敬具一片略見葵藿或同椒栢弟碌碌倉庾日虞庚
癸乃知困之燕市明珠與迫之疆圉覆餗均也同袍
惠我且將何以教之啟事函中或不遺度支之瑣瑣
耶臨啟緒仰端竢德音之下不既主臣

答繆吉士當時

客秋出都愿門下佳儀且以韻語相寵鏘然驪唱襍
蘄生芬冬抵易水每於金臺畔溯仁兄神駿一空萬
馬也春初正擬端遣尺素以見女俱痘且有殤者杜
門抱痾春深未可遂緩寒暄乃何君至持手翰林漓
讀之喜溢眉宇宛如紫芝在側何君畫法精絕便可
撮燕地山川作孟城柳浪因以比仁兄韻致且倍右
丞不肖或可裴迪追陪其下願雲霄咫尺不獲烟水
相親耳於何君裝得門下制義三十篇仙品神工不

復烟火食乃鍾離之鼎鎔成羽化竟似欠仁兄一首
元故以宰相補之仁兄將無繫否何君極力嚙之於
其行附候萬一旦夕問之玉清矣不既

候趙嶼陽先生

客歲寓都崑一介仰候興居嗣後遂成脩阻藉吾師
庇叨易水之役錢谷無籌庚癸方迫碌碌已換暄寒
遙思吾師東山履屐不獲樞趨而又以門生見女痘
瘍尚稽健足師之前勛未結今耗何如公論自當暫
白鄙心空切愛助矣其示消息以慰下衷竊念世局
如博一梟一塞不關於手大抵任物吾黨俟之午橋
夷猶竟為平章而出也惟是星河杳杳動以數年及
門之中侯芑倍感肅械長跼南望不任瞻思伏祈師

台俯炤

